

二、中共對中東情勢的立場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

- 中共近年對中東事務由旁觀轉而尋求介入，包括近期與伊朗、俄羅斯舉行三國海上聯合軍演、與該地區 13 個國家簽署不同層次戰略夥伴關係、透過中阿論壇等多邊平臺積極發展對話等。
- 中共不希望美伊爆發戰爭，中東地區和平穩定有助「一帶一路」戰略落實；美國亦非無視中共在中東地區擴張，然其一旦陷入中東戰爭，恐提供中共 5 至 10 年發展期。

（一）新世紀以來中共對中東政策發展

中國大陸與中東地區距離遙遠，與以、阿雙方亦無直接利害關係，加上中東問題根深蒂固且錯綜複雜，暫非中共能力所能介入，結果讓其對此地區問題始終維持低調姿態。但在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共對中東事務影響力明顯提升。尤其進入新世紀後，美國發動反控戰爭導致局勢再添變數，中共 2002 年 9 月任命史上首任中東問題特使王世杰，11 月赴中東進行斡旋工作，胡錦濤 2004 年提出發展「中阿新型夥伴關係」4 點原則，2006 年倡議「推動新世紀中阿友好合作關係」。

隨著阿拉伯國家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大原油供應來源和第七大貿易夥伴，習近平上臺後，中共 2016 年 1 月發布「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中共對中東地區首份政策綱領，其中提出以能源合作為主軸，以基礎建設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兩翼，以核能、航太衛星、新能源三大領域為突破口的「1+2+3」格局，並聲稱將在中東地區堅持「不尋找代理人，不搞勢力範圍，不填補權力真空」等三不原則。大體言之，中共迄今雖努力迴避直接介入區域內國際紛爭，近年來作為有明顯強硬化趨勢，尤其係針對美俄態度對立的敘利亞問題；事實上，中共自 1971 年進入聯合國至 2019 年底，僅在安理會行使過 14 次否決權，惟自敘利亞內戰 2011 年爆發以來，先後 8 次否決針對敘利亞問題的決議案，都是與俄羅斯聯手；此外，2016 年 3 月宣布任命敘利亞問題特使謝曉岩，在中東和日內瓦穿梭外交，積極性日益可見。

(二) 川普主義下中東情勢之複雜化

2018年5月，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2015年由6國共同推動簽署的伊朗核協議，並再次對伊朗啟動經濟制裁，使中東地區在伊斯蘭國威脅、敘利亞與伊拉克內戰外，再添緊張焦點。其後，波斯灣2019年5、6月連續發生多起針對國際商船的襲擊事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油田9月遭無人機攻擊等，國際輿論指向伊朗為幕後黑手，另一方面美國2020年1月空襲擊斃伊朗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im Soleimani)，一般認為此為近30年美國對伊朗施加最沉重的壓力。

或許為制衡美國在中東的積極擴張，中共繼2017年與伊朗在荷姆茲海峽首度聯合演習後，2020年1月與伊朗、俄羅斯舉行罕見的三國聯合海上軍演，伊朗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同時進行一年內第四度訪問北京之旅，與王毅共同抨擊美國「單邊主義與霸權行為」。另在美國發動前述空襲斬首行動的同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通話，重申美方不希望局勢升級的基本立場，後者則呼籲各方克制。如同許多分析家指出，儘管中共反對美國過度擴張，惟亦不希望美伊爆發戰爭，原因是其為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亟需一個和平穩定的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朗位處溝通中東與亞洲「一帶一路」沿線的關鍵國家。

(三) 中共對中東政策之前景分析

根據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2019年6月發佈「中國在中東地區的角色變化」研究報告(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指出，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後，中東地區對中共的利益愈發重要，中共對中東的影響亦與日俱增，如2015至2019年間，中共與該地區13個國家簽署層次各異的戰略夥伴關係，其中5個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此外，透過「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CASCF)以及「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戰略對話」(China-GCC Strategic Dialogue)等多邊平臺，積極發展對話。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中東地區的政治遺產近乎零，使其能與地區內一些傳統的「敵對組合」同時建立聯繫，

例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阿聯酋和卡達等，倘若美國進一步陷入中東泥淖，未來發展或對中共有利，如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研究員卡普蘭（Robert Kaplan）指出，美國在中東的對手不是伊朗，而是中共。

嚴格來說，美國並非無視中共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擴張，例如2017年4月中美首度雙邊峰會期間，川普突然下令飛彈攻擊敘利亞化武庫，並選擇在餐桌上「知會」習近平與中方，象徵意味不言可喻。儘管如此，就在美國持續從傳統地緣政治角度思考並推動其中東戰略時，中方亦透過「帶路倡議」新思維擴大參與該地區貿易活動與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伊朗顯然是發展重點之一，成為中共與中亞地區互動之關鍵結點。至於美伊關係無論惡化背景為何，都可能將德黑蘭推向北京一方。更甚者，一旦美國不小心落入中東戰爭陷阱，勢將無法兼顧旨在制衡中共的「印太戰略」，從而讓後者意外獲得5至10年發展機遇。當然，2020年1月下旬突如其來的新型肺炎（COVID-19）為中國與全球帶來一個新變數，它將如何影響既有中東區域情勢，需要後續密切觀察。